

期寫小村小落、寫野菜、寫菜市場、寫野狗、寫鐵道、寫山林，在一步步以雙腳踏察台灣的路上，劉克襄寫作的觸角一直延展變化出不同面貌。除了題材求新求變以外，他也嘗試著不同文體的實驗，從嚴肅的自然誌論述到擬人化的動物故事書寫、新詩、散文、繪本，依照不同的題材選擇不同的敘述方式，但始終不變的是，他的作品中都是在細節處看見台灣，在細微處找到人與自然及土地千絲萬縷的聯繫。

2008年劉克襄出版了《永遠的信天翁》，是繼1991年《風鳥皮諾查》後再度以鳥類為主角的動物小說，這本書更深化了他在2007年《野狗之丘》中擬人化的文學技巧，並結合他長期對於短尾信天翁的觀察和追索，費時5年才完成。此外，他還出版了詩集《巡山》，記錄其一生走山、望山的各種生命經驗，在詩句中蜿蜒出來的是他所走過的台灣稜線。延續著2006年《失落的蔬果》，劉克襄在「聯合副刊」的新專欄「老男人的菜市場」中，則尋找在全球化浪潮下逐漸被遺忘消失的在地台灣味，例如紅花米、土芭樂、梨仔瓜、水柿等；同時，還與作家李昂、林文義合作出版《上好一村：18個充滿Sun與Hope的小鎮故事》。除了文學創作持續不輟，他並且受邀擔任中興大學第1任駐校作家。

## 鄭清文



圖22 鄭清文

### 書寫一甲子 從鄉土文學到鄉土童話

1998年，《三腳馬》英譯本在美出版，鄭清文（1932-）被選入《1998台灣文學年鑑》「特寫十位文學人」名單中；2005年，因榮獲「國家文藝獎」獲選該年焦點人物的鄭清文，今年光采依舊。

鄭清文常寫大王椰子，是因為喜歡那種筆直向上生長的姿態。今年已屆76歲的他，一路走來的文學路也像大王椰子一樣，雖然沉靜卻依然堅持向上伸展。鄭清文說：「直和高，是一種心的狀態，也是心的方向」，從他筆下那些樸實善良的鄉土人物身上不難看見這樣的態度。而他自2000年以來的童話創作中，也延續了這樣的基調，試圖創作出不管大人、小孩都可以閱讀的屬於台灣在地的童話；他在童話中寫台灣農村的蟲魚鳥獸，又藉著童話借喻現實。為什麼越界寫童話，起源於黃春明說的一句話：「我們寫小說的人，應該為小孩寫些東西。」鄭清文一直認為必須要創造出台灣自己的童話以及文學傳統，才能找到台灣人的自信。

這幾年來鄭清文陸續出版了《燕心

果》、《天燈·母親》、《採桃記》等童話創作，2008年，除了作品《十二隻鉛筆》改編成兒童劇《三隻鉛筆》在國立台灣文學館首演，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也舉辦了「資深作家黃春明、鄭清文童話研討會」，作家在這個新園地的耕耘終於有了收穫。寫作一甲子，鄭清文的女兒鄭谷苑終於在今年完成父親的傳記，出版《走出峽地：鄭清文的人生故事》一書，為他一直以來如河流般緩緩流過的文學歲月留下記錄。

錦 連



圖23 錦連

## 默默吐著詩絲的「鐵道詩人」80歲了

2004年，真理大學頒發「第8屆台灣文學家牛津獎」給錦連（1928-），並舉辦「錦連詩作學術研討會」。2008年，明道大學為詩人錦連慶祝八十大壽，舉辦「錦連的時代——錦連詩作學術研討會」；而國立台灣文學館在今年出版《台灣詩人選集》，編選的66位66家詩中，錦連也名列其中。他既見證了跨越語言的一代失語瘡

啞的痛苦，同時也是台灣具代表性的鐵道詩人。

錦連，本名陳金連，彰化人，從16歲開始就在鐵路局工作到55歲退休，大半輩子都在鐵道旁度過，因此在他的詩作中常常可見大量火車的元素以及意象，因而有「鐵道詩人」的美稱。跨越日治和戰後兩個時代的他，首次投稿是在1948年以日文發表於銀鈴會的刊物《潮流》上；此後一直到1957年間，是錦連創作量最豐富的階段，他大部分的日文詩作都在此時完成，2002年才自譯為中文出版的詩集《守夜的壁虎》，收錄的便是這段時期的詩作。而一直要到1956年，錦連才在《現代詩》上發表了第1首中文詩。

錦連曾以「一隻傷感而吝嗇的蜘蛛」形容自己在語言上艱難吐絲的困境，由於他語言轉換的緩慢，所以在其詩集中譯本出版前一直都被誤會是詩作產量不豐的詩人，這是時代的痛，也是詩人無法道人的苦。他的詩作風格因此在無意中呈顯了這群跨越語言世代走過的時代氣氛與心境，那就是孤獨和悲哀。但是也正因為這種孤獨，讓他的詩作無法簡單地被任何流派所定義，好比一隻默默吐著詩絲的蜘蛛，詩人始終緩慢卻小心縝密地結出屬於自己的詩網。